



其余如将“披襟岸帻”改为“凭栏向远”，将“梳裹就风鬟雾鬓”改为“衬将起苍崖翠碧”，等等。阮联悬挂出来后，“滇中人士，颇多烦言”，社会上流传起这样的民谣：“软（阮）烟袋（芜台为阮元的字）不通，韭菜萝卜葱。擅改古人对，笑煞孙髯翁。”当阮元任满调走后，大观楼又换回了孙髯翁原联。

据《孙髯翁传奇》记载，毛泽东在一本清版的《楹联丛话》中读到孙髯翁的长联，加了圈点，十分欣赏，能背诵如流，对书中收录阮元篡改的长联十分讨厌，旁批：“死对，点金成铁。”

一字之差隐含研究价值

正如岳阳楼以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、黄鹤楼以崔颢的《黄鹤楼》、滕王阁以王勃的《滕王阁序》显名一样，大观楼闻名天下，便是因为有了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。这副长联在昆明人心中既亲切又神圣，寄托着昆明人对这片土地的深深敬仰和对未来的期许。年逾花甲的老昆明人杨燕青就是如此，他把半生心血花在了研究大观楼长联上，而这都源于一套祖传百年的屏风。

“在我六七岁时，这套屏风就放在家中厅堂里，两扇一组分作两包藏在我奶奶的寿材棺木后面。但在此前这套屏风来自何处，何人收来却已无从考证。”杨燕青说的这套红木金漆四扇屏风，上面便镌刻着大观楼长联，落款则是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，正是原联毁于战火之后两年。

杨燕青家历代从商，家住昆明东寺街，即便遭遇过各种不测，这套屏风却被一床毡子裹着，一藏就是几年。后因家境陷入困厄，这套屏风最终从杨燕青家流失出去。“虽然从我家流失了，但我一直在留心寻找，还好由于屏风体积较大，运输不便，流失得不远。1992年我发现了它的踪迹，1995年我花重金把它收了回来。”为保护屏风，数十年来，杨燕青不惜散尽家财，之所以如此珍视这套屏风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屏风所刻大观楼长联与1888年重立的大观楼长联有着细微差别，即下联中的“只赢得几杵疏钟”和“只落得几杵疏钟”。“赢”与“落”一字之差引发了杨燕青的考证癖，因而一谈起大观楼长联，杨燕青便如数家珍。

几十年来，杨燕青与这套屏风默默相守，一直秘不示人，只在2015年将这一藏品亮相于一场公益活动中，引起不小轰动。据云南省文物鉴定专家鉴定，这套屏风所刻大观楼长联或是孙髯翁原作，是珍贵的历史文物，极具研究价值，比现今悬挂于大观楼由云南著名书法家赵藩于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重书、落款为“云贵总督岑毓英重立”的长联还早30年。专家推测，这套屏风在民国时被重新上过漆，雕刻也符合咸丰年间的风格。在专家看来，大观楼长联毁于1856年，而这套屏风是同时代的东西，屏风属咸丰年间产物，上面的隶书是不是当时孙髯翁的字体和原作，为什么有一字之差，这些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。📖

本刊记者 欧阳小抒 / 文
郝亚鑫 / 图